

C02 文娱时评

【城市话题】

西安需要“长安门”吗？

城市需要明信片，那么古都西安的城市明信片还不够多吗？世界的古都雅典、罗马都没有在自己的身上插上新的“翅膀”。根据网友的爆料，千年华严寺古塔今日的现状堪忧，再来一场暴雨滑坡古塔必遭毁灭。今天的西安需要的不是一座“长安门”，而是需要去拯救华严寺塔那些濒危的古建，那是真正代表西安的标志。

自从西安市规划局在他们的官网上刊出，就西安市将在未央张家堡广场建设一座99米高的标志性雕塑“长安门”的两套雕塑方案，征求市民意见的网讯之后，立刻在网站上，特别是在微博上引来众多的回应。

但是有一点，网讯上所说的，政府在2002年完成的《西安市城市景观雕塑体系规划》中表示，随着西安市行政中心北迁，规划部门决定在钥匙状的张家堡广场建标志性城市雕塑作为城市出入口。这一决定是由政府规划部门做出的。然而，用上亿的市民的税金来建大型公共艺术或雕塑，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需要经过民主评议的程序，而程序的第一步，就是有没有必要建造如此巨大的标志性城市雕塑？我记得几年前在媒体上看到一个短讯，说瑞士某地要在湖上修一座桥，当地政府采取投票方式，征集意见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市民反对建造，最终政府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动议。

政府要建造的是“长安门”，众所周知，长安是中国历史上一座著名都城，但大致位置在现在的西安和咸阳附近。先后有十七个朝代及政权建都于长安，即从公元

前1046年开始的西周，一直到公元907年的唐朝，总计建都时间超过1200年，长安在我们现代人的心中仍然是伟大的都城。今天的西安是中国少数几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作为城市标志的大小雁塔都建于唐代，高43.4米的小雁塔和高64.5米的大雁塔，被视为古都西安的象征。这两座建筑的气魄和造型、比例和格调都成为它之后中国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楷模。既然在塔内可以俯视西安古城，那为什么要建一座新的在高度上超过大小雁塔的“长安门”？

所以西安的网友“长安庸人”问得好：修钟鼓楼是为了报时，修城墙是为了防御，修楼观台是为了修道，建华清池是为了洗澡。法门寺是为供奉舍利，兵马俑是陪葬秦始皇。修长安门是为了什么？

如果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公布的两个方案，方案二要比方案一好得多，主要是因为方案一过于装饰，像一件工艺作品，而不是公共艺术。当然，我在这里对公共雕塑的提法有保留意见，因为在当下已经进化的城市化环境中，我们已经不提公共雕塑的概念，而是在策划此类大型项目时，先要根据

场所的特性，来定位艺术表现的概念和形式手法，因此，我觉得最贴切的提法是公共艺术而非公共雕塑。

方案二的构思是从篆书“安”字而来，作者将“安”字巨构化，让它的下部潇洒洒出去，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垂针体篆书，所以它有自己的美学依据。但是最为一件巨大的城市景观，它的问题是缺少和观者的互动，也就是观众只能远远地眺望和近距离地欣赏建筑，而不能去体验它。一百多年前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建造也受到许多人非议，但最终还是获得通过。因为它不仅将新工业时代钢铁和技术美学集一身，同时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城市的前所未有的角度，成为难得的城市标志性景观。今天，我们对城市公共艺术的探讨，已经不是只停留在观赏的层面，而是要为公众提供具有功能性的服务。

拙文到此，并无意支持建造这座耗费巨额资金的工程。或许今天的西安需要的不是一座“长安门”，而是需要去拯救华严寺塔那些濒危的古建，那是真正代表西安的标志。

□方振宇(北京 建筑和艺术评论家)



新京报插图 林军明

【娱乐颂】

“紫霞仙子”怀孕时

不会有一位女星像朱茵怀孕之后那样击中影迷们的心，因为她是紫霞仙子。紫霞仙子不只是女神，她还是只要生活中有个“月光宝盒”，无论何时都能回到五百年前的初恋情人。

4月17日，朱茵微博上传与一位文身男人全裸相拥的照片，并附言“孩子，很想你知道，世界塌了我也爱你，这里你最了不起。”现在，全世界影迷都知道朱茵怀孕了，也知道孩子的爸爸便是照片中的那位文身男人——48岁的摇滚乐手黄贯中。随后，他转发朱茵微博时写道，“一直以来都认为‘爱’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但从今我们再也不只两个人了，我爱你”。

这是一位已为人父、快成为丈夫的男人的誓言，它真实、深情、有男人的担当。这让我想起另外一段最动听的誓言：曾经有一分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没有人不知这个誓言出自周星驰。那时他们正在拍《大话西游》，周星驰玩劈腿，面临与朱茵分手，沉痛之余想到这个誓言，但周星驰并没有对现实生活中的朱茵说出，而是把它转化成《大话西游》的台词。

朱茵怀孕能引来影迷无数的感慨，皆因为紫霞仙子。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把自己看成《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当每段爱情发展到无可救药时，是否可以回到五百年前？正如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人猜到这结局，她和周星驰在一起前后三年有余，那三年里，有周星驰的电影就有她，终因周星驰不肯“自然曝光”爱情而分手。此后，两人再也没有合作过电影，朱茵的星途平平，周星驰却在《大话西游》后又有了《喜剧之王》和《功夫》两部作品，但再也没有回到《大话西游》那个时期的巅峰水准。

不会有一位女星像朱茵怀孕之后那样击中影迷们的心，无论是张曼玉，还是钟楚红，因为那不只是对香港一个时代电影的怀念，还因为她是紫霞仙子。紫霞仙子不只是女神，她还是只要生活中有个“月光宝盒”，无论何时都能回到五百年前的初恋情人。当我们像至尊宝一样爬上城墙，像一条狗一样且行且远时，人群里再也不会再有紫霞仙子对我们深情凝望。

□曹语凡(北京 娱评人)

【旁观伦敦书展】

期待中国作家拥有自己的经纪人

版权代理们工作时的优秀表现可能只是为了公司和个人收益，但他们的存在的确让文学市场更有秩序，作家可以安心写作，不用同时应对那么多的出版社和那么多的文学杂志，只要你的作品有价值，它就可以替你走遍全世界。这样不是很好吗？

很多记者在伦敦书展上都逛的是一层的展馆，听的是二层侧面房间里的讲座。其实对这个书展本身来说，从展馆一区的狭窄楼梯上到楼上的一大片区域，才是展览最核心的地带。

尽管在门口已经检过一次票，但想要来到这里还要再经过一次滚梯旁工作人员对证件的检查，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这里不美，也没特殊布置，就是一张又一张的四小方桌，每张前后左右间隔只有约一米，密密麻麻摆满一整层。这里一天中要进行不知道多少次的版代与出版社之间的会面，英国的版代公司各自租几张小桌子，每天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社员工在他们对面坐下，平均每次的会面时间是半个小时，一天下来经历这样的半小时，要

十次以上。他们的谈话内容都围绕着书和作家，哪些作家又出新书了，哪本书要到期了，哪本书已经卖掉了。作家经纪人们尽全力把旗下的作家作品卖个好价钱，其他语种的出版社试着看能不能买到物美又价廉的作品，如果只把眼光集中在名作家身上的话，这当然很难。

毕飞宇换过一次自己在国外的经纪人，之前的经纪人抽取10%的佣金，新的抽取20%。“但是抽取20%后带来的经济效益远多于之前10%的那一个。”他这样解释换经纪人的原因。那么在中国作家应该有经纪人吗？他给了很肯定的回答，“应该有。”但现实却是，很难有。

阿兰·德·波顿在不久前接受一家中国媒体采访

时，曾经抱怨过中国的书价太低，卖好多书得到的版税都不能在英国吃一顿很好的午饭。这当然并不是一本外国作家的抱怨，事实上我在书展上偶然结识的另一位还没在中国出过书的英文作家也是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只好安慰他说，至少我们人口多，能买他书的人也就多了。可，真的是这样吗？

在伦敦的地铁里，随处可见看小说的人，是小说，不是成功学或者励志书。目前为止我走进的任何一家英国的综合书店，文学书都摆放在非常显眼的位置，他们按照地理或者字母把作家们分得很详细，印度的、澳洲的、欧洲的、当然也有中国的。我问店员有没有《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她

马上反应出“是她的那本自传吧？”之所以说“她”，是因为我刚买了温特森的其他几本书。

这些场景在中国对应的，会是什么呢？我们的地铁里大家都在摆弄手机，我们几个书店会大方地把好位置留给纯文学？我不确定如果我在书店里跟一位店员随口问一句有没有朱天文的《巫言》，他会马上反应过来那是一本什么书，当然，我们也没有像伦敦那样，书店的密度可以这么大。所以，我跟一位英国作家解释他的书在中国可能会以数量取胜的时候，天知道我有多么心虚。

在国外看一部电影的价格和一本书差不多，我买了温特森的6本书，花了将近50英镑，折合成人民币要500多。我当然不是说在中国一本书也要卖到将近100

块，但比起其他的娱乐消费，我们难道不能从价格上给书本一些起码的尊重吗？一本10万字的小说如果只能卖20块钱的话，出版商为了控制成本而瞒报印量当然可能，没有监督机制，作家经纪人养不活自己也不会做这样的工作，如此一来只能是恶性循环，受伤的怕是文学本身了。

伦敦书展的展场很有秩序性，并不怎么对非专业人士开放，展场里的人很少，但即使是最简单的展台也布置得干净、整洁、不累赘。但比起一层展场本身更吸引我的还是二楼里的一张一张小方桌。人们在半小时、半小时里做出一些决定，买卖一些版权，之后把世界各地的文字交叉着带到世界各地。

□姜妍(北京 媒体人)